



革命故事会

1977

战南昌.....汪玉奇(1)

铁流南进.....张红华(11)

• 朱德同志的故事 •

夜战七溪岭.....(20)

一双草鞋.....(23)

运粮.....(25)

• 陈毅同志的故事 •

牵“牛鼻子”.....黄宣林 编讲(28)

• 硬骨头六连故事 •

休假不休战.....(28)

真正的标准.....(28)

采访记.....(28)

• 高陵县创作故事选刊 •

新传说.....	延水波(52)
江青看信.....	(52)
江青照相.....	(53)
见面.....	沉 洪(55)
故事迷.....	王存都(63)
目标.....	沉 洪(71)
吆鸡.....	杨 森(78)

• 经 验 交 流 •

我们是怎样辅导革命故事编讲活动的

.....高陵县革命故事办公室(85)

• 创 作 体 会 •

头脑里要有听众

——听革命故事《鸡毛大事》后杂感陈圣来(91)

革 命 故 事 会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1977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 字数 64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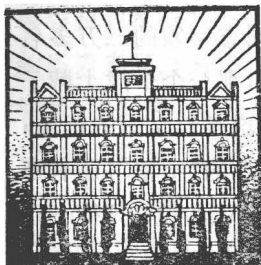
(7)

1977年7月第1版 1977年7月第1次印刷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定价: 0.18元



南昌战

-----汪玉奇-----

烽火岁月五十年，
人民军队威名传，
眼望军旗心激动，
难忘“八一”开新篇。

那是一九二七年，蒋介石叛变了革命，面对血淋淋的屠刀，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，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。

党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，在南昌成立了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。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，前敌委员会战胜了张国焘的干扰破坏，决定：八月一日凌晨四点钟举行武装起义。

这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夜晚，离起义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，正是刀出鞘、箭上弦的时候，可是朱德同志还在请客吃饭呢。哎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嗨，你不看看朱德同志请的是些什么人！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驻在南昌的高级军官。当时，朱德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南昌市公安局局长，他根据前敌委员会的部署，用请客吃饭的方法，把敌人大部分的指挥官给

牵制住了，为起义造成了一个极好的条件。此刻，在周恩来同志的指挥下，朱德、贺龙、叶挺、刘伯承等同志率领的三万多名起义军战士已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。你看：那一个个战士脖子上系起了红领带，手臂上系上了白毛巾，这是起义军的标志；那一杆杆步枪上好了子弹，这是为敌人准备的“干粮”；还有那担架队、救护队、运输队、宣传队，早就是各就各位，只待一声号令。

哎，那边马路上走来了一个人，只见他：四方脸膛，剑眉高扬，目光明亮，步伐矫健，腰扎武装带，身穿灰军装，斜背匣子枪，大步向前方。他是谁？只听得暗处一声喊：“口令！”他答道：“河山——”“统一！”一个战士闪出来，说：“连长，情况一切正常。”嗨，他是个连长呢！他的名字叫钟大江，上海印刷工人出身，共产党员，“四·一二”大屠杀的时候，他冲出重重包围，找到了党，参加了贺龙同志率领的部队。

此刻，钟大江抚摸着胸前的红领带，远望着江西大旅社楼上的灯光。这江西大旅社是起义总指挥部，周恩来同志就住在二楼二十五号房间。原来，前敌委员会是决定七月三十日晚上起义的，可是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，七月二十九日从九江连续拍来两份密电，说什么不要轻举妄动，起义一事等他到了南昌再定。七月三十日，他到了南昌，这个右倾机会主义者主张妥协投降，疯狂地反对起义。周恩来同志针锋相对，在前敌委员会召集的会议上，与张国焘坚决斗争。会议从七月三十日开起，一直开到七月三十一日上午，斗争终于胜利了，决定把起义时间改为八月一日凌晨四点钟。

钟大江望着那明亮的灯光，仿佛看到周恩来同志正伏在写字桌上紧张地工作。他想：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啊，是您领导

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，向反动派英勇进攻。今天又是您领导我们举行“八一”南昌起义，向反动派打响第一枪。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啊，和您在一起，我们革命就有力量，战斗就有智慧，我们决心：您指到哪里，我们就打到那里！钟大江正想着，前面传来了脚步声。他身子一侧，低声而有力地问道：“口令！”对方迟疑了一下，答道：“河山——”“统一！”待这个人走到面前，钟大江一看，是赵秀涛。哎，这赵秀涛是谁？他是钟大江所在营的副营长，是一个赶时髦参加革命的豪门子弟。这个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面前吓破了胆，对革命悲观失望。他十分信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，主张妥协投降。当他听到前敌委员会的起义决定时，吓得心惊肉跳，心想：起义不就是自杀吗？眼下四周是白色恐怖，革命胜利遥遥无期，根本不可能成功。我不能自投罗网，要另找出路。

这时候，钟大江说：“副营长，没有发现什么情况。”赵秀涛不自然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要注意警戒，我到那边查哨去。”一听这话，钟大江心里一怔：不对！那边不是我们的警戒地段，副营长怎么能去查哨呢？起义马上就要开始，对这种人，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。钟大江眉头一扬，装作不在意地问：“副营长，那边也是我们警戒的地段？”赵秀涛有点慌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哎，哎，我到兄弟部队联系一个事去。”钟大江一听，他前言不搭后语，这里面一定有鬼，但他“哦”了一声，装作十分相信的样子，转过身走了。

钟大江并没走远，而是隐蔽在一根电线杆后边，拔出手枪，两眼紧紧地盯着赵秀涛的身影，待距离拉开五十米，就悄悄地跟上去了。赵秀涛走快，他也走快；赵秀涛走慢，他也走慢；赵秀涛停下来，他也停下来；真是一步不拉，步步跟紧。前

面，就是敌人的卫戍司令部了，赵秀涛回过头一看，后面没人，连忙撒开腿向前奔去。很清楚了，在起义的紧要关头，赵秀涛叛变革命，向敌人告密去了。“他娘的，这个叛徒！”钟大江举枪要打，不行！会惊动敌人。钟大江拔腿要追，不行！这家伙已经进了大门。钟大江掏出怀表，时间正是七月三十一日的二十四点，也就是八月一日的零点，离起义时间只有四个小时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起义面临着危险！钟大江一个转身，飞一样地向江西大旅社奔去，他要把这个紧急情况，告诉贺龙同志，告诉周恩来同志，决不能让叛徒的阴谋得逞。

话分两头。那个赵秀涛被带进敌人卫戍司令部办公室的时候，敌人的司令官正在打麻将。副官对他说：“司令，从贺龙那边跑来个副营长，说今天凌晨四点钟要起义。”敌司令打牌打得正起劲，一句也没听清楚，还在喊：“来个七棍……好，自摸，赢了！”副官一看他这个糊涂劲，都急得要哭了：“司令，司令，共产党要起义了！”“什么？共产党要起义了？”敌司令的眼睛一下子就瞪圆了，那些太太小姐吓得鬼哭狼嚎，全跑了。敌司令抓住副官的衣襟，喘着气问：“你哪里得来的情报？”“有，有个小子告密来了。”“把他带进来！”

不一会儿，赵秀涛被带了上来，这个无耻的叛徒，一见到敌司令就摘掉红领带，跪了下来，说：“司令，共产党决定今天凌晨四点钟举行武装起义……”“哎呀，我的妈呀！”敌司令一把拔出手枪，把赵秀涛从地上抓了起来，厉声问：“他们的作战计划怎么样？”赵秀涛用发抖的声音说：“我只知道，我们的部队打卫戍司令部，口令是‘河山统一’……”敌司令一松手，赵秀涛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这个消息，就好象一万颗手榴弹落在他们头上，敌人乱成

一团。敌司令一脚踢翻打麻将的桌子，象挨了一刀的猪似地嚎叫着：“副官，快把张团长、李团长给我请来！”副官立刻去摇电话：“喂，一团团部，要张团长，什么？张团长吃饭去了？”又摇：“喂，二团团部，要李团长，什么？李团长也吃饭去了？”敌司令站在旁边，急得抢过电话：“谁叫他们吃饭去的？”对方恭恭敬敬地答道：“是朱德。”这时候，朱德同志早已命令起义军战士把他们看起来了。敌司令知道上了圈套，气得把电话一甩，他能不气吗？刀都架到脖子上了，他还是兵无防守，将在喝酒。好半晌，他稳住了神，命令部下立刻加强卫戍司令部防守，占领鼓楼。这鼓楼是通往敌卫戍司令部的制高点。敌司令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，说：“占领了鼓楼，就卡住了他们进攻的咽喉，我这里马上出兵，乘他们不提防的时候，先下手，打掉他们的指挥部！”啊，敌人要向我们下毒手了，这时候，真是：

时间紧急敌情变，
生死存亡一瞬间，
火种燎原遭风雨，
航船扬帆遇险滩。

俗话说：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钟大江把赵秀涛叛变的情况报告了起义总指挥部，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，决定：起义不能停止和推迟，起义时间提前到八月一日凌晨两点。

现在时间马上要到了，钟大江正在对全连战士进行战前动员，他一手叉着腰，一手攥着拳头，说：“我们就要起义了！周恩来同志曾经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启发过我们，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来打倒反革命武装。同志们，我们的任务是消灭敌人的卫戍司令部，我们就是拼出自

己的性命，也要打进去，完成指挥部交给我们的任务！”起义战士的心头，都象点起了烈火，一个个攥紧步枪、机枪、手榴弹，这个说：“坚决消灭敌人，为工农兄弟报仇！”那个说：“咱闹革命，就准备豁出这条命了！”钟大江掏出怀表，时间是一点正，他手一挥，下达命令：“出发！”队伍在夜色中出发了，他们向敌人卫戍司令部扑去，只等两点到，立刻打响攻占敌人卫戍司令部的战斗。队伍埋伏好了，此刻，钟大江又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，他多么想立刻听到起义信号三声枪响啊。

再说，敌人做梦也没想到我们提前两个小时起义了，他们好半天集合起一支队伍，正由那赵秀涛带领着，向我们起义总指挥部摸去。赵秀涛看看手表，只差两分钟就两点了，他想：抢在他们前头下手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，司令可许了我当团长啊。正在这家伙卑鄙地做着美梦的时候，只听“砰！砰！砰！”三声枪响。这是革命的枪声，胜利的枪声，伟大的枪声。顿时，枪声大作，军号嘹亮，杀声震天。“八一”起义开始了。在周恩来同志的指挥下，我起义部队分割包围敌人，发起了猛烈的进攻。那赵秀涛还来不及细想是怎么回事，迎面就打来了一梭梭子弹，他什么也顾不得了，扔了队伍就往卫戍司令部跑。

原来，钟大江早就发现了他们，作好了战斗准备。两点到，敌人正好走到面前，一声令下，子弹和手榴弹象雨点一样向敌人倾泻过去，敌人被打得蒙头转向，狼狈溃逃。钟大江率领战士乘胜前进。突然，鼓楼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，通往敌人卫戍司令部的道路被堵住了。钟大江一挽袖子，说：“机枪，把敌人的火力给压下去！同志们，跟我来！”可是，敌人居高临下，占据有利地形，连续两次都没有冲过去。“嗖——”一颗手

榴弹落到钟大江的脚边，他眼明手快，捡起来，扔出去，“轰”地一声爆炸了，硝烟弥漫。钟大江狠狠地一跺脚，粗着嗓门喊：“所有的机枪准备，目标：鼓楼上的火力点。预备——”钟大江突然止住，怎么回事？他发现鼓楼边上有一排民房。他眼睛一亮，心生一计，命令道：“一排二排佯攻，吸引敌人全部火力，三排跟我来！我们从民房的屋顶爬上鼓楼，消灭敌人！”我们的机枪又响了，鼓楼上的敌人有点吃不消了，一个当官的在狂叫着：“顶住！顶住！十块大洋！快，快顶住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钟大江率领三排爬上了民房的屋顶，但从这里上鼓楼的屋顶，还有两丈多高。钟大江从一个战士手里拿过两颗手榴弹往腰里一插，说：“三排长，现在搭人梯，我上去，如果我牺牲了，你代理我指挥！”“连长，我上去吧！”“别罗嗦！老子就不信啃不了这块硬骨头！”钟大江踩着两个战士的肩膀，贴着墙壁，攀着屋檐，爬上了屋顶。你看他，就象一只猛虎



一样，揭开几片瓦，“嗖！嗖！”就往屋里扔了两颗手榴弹。只听得“轰！轰！”两响，“哎哟！”“啊！”敌人的机枪就不响了。钟大江振臂高呼：“同志们，冲啊！”部队象潮水一样向敌人卫戍司令部冲去。这时候，兄弟部队也冲上来了，把敌人卫戍司令部团团包围。

敌人在卫戍司令部里，就象蚂蚁在热锅上一样，那个副官躲在柱子后头，朝天放了几枪，扯着公鸭般的嗓子在喊：“打呀，打呀，赏三十块大洋！升少尉排长！打呀，三……”话还没喊完呢，他后头的枪响了，起义军翻墙打进来了。那个敌司令官慌慌忙忙换上一套士兵的服装，正想逃跑。他刚走到窗户边，只听“哒哒哒”一梭子弹，把他打了回来，他正恨地上没有缝，“不许动！”一把刺刀已亮闪闪地伸到他的面前，他连看也没看俘虜他的是什么人，就把手高高地举了起来。

那个叛徒赵秀涛却十分狡猾，他掏出红领带系起来，也装着起义军的样子，喊着“冲啊！冲啊！”想乘机逃跑。可冤家路狭，恰好钟大江冲了进来。“赵秀涛！”钟大江的目光就象刀一样射向赵秀涛。赵秀涛望着乌溜溜的枪口，哈着腰，强笑着说：“钟连长，高抬贵手，让我过去吧！”“无耻的叛徒！”钟大江逼上前一步。赵秀涛知道大势不好，转身就要跑，钟大江一扣扳机，枪响了，赵秀涛“啊”地一声，一蹬腿，就见阎王去了，得到了叛徒应有的下场。嗨，还是那些国民党士兵规矩，一不响枪，二不逃跑，白旗一挂，跪在地上，乖乖地举手投降了。

这时候，天快要亮了，钟大江站在敌人卫戍司令部的门口，听着渐渐平静下来的枪声，脸上浮起胜利的笑容。突然，他喊起来：“同志们，你们看！”大家顺着钟大江手指的方向，只见江西大旅社的屋顶上，飘扬着一面火红火红的红旗，“八一”

起义胜利了！大家仿佛看见，在红旗下，周恩来同志和朱德、贺龙、叶挺、刘伯承等同志一起，向起义部队招手。钟大江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大声地呼喊：“我们胜利了！中国工农革命万岁！”顿时间，欢呼声震天动地。欢呼声中，红日东升，喷薄而起，光芒万丈，普照大地。

这真是：

毛泽东思想指方向，

打响革命第一枪。

周恩来同志巧部署，

英雄“八一”战南昌。

【附记】“八一”南昌起义，是在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，在敬爱的周恩来同志领导下，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革命壮举。她的意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：“革命失败，得了惨痛的教训，于是有了南昌起义、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，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。”《战南昌》是反映这一历史题材的革命故事。在讲演上，我的体会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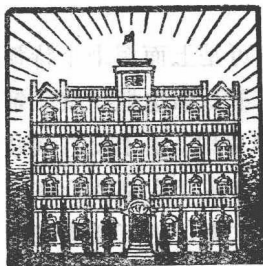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整个故事要讲得铿锵有力，慷慨激昂，以反映出“八一”起义的伟大意义和革命气概，决不能讲松了，讲软了。尤其是开头、结尾和钟大江遥望江西大旅社几段要讲好。开头是介绍历史背景，要讲得有力；结尾是讲叙起义的胜利，要讲得抒情；钟大江遥望江西大旅社一段，是歌颂敬爱的周总理在“八一”起义中的历史功绩的，更要讲得无限深情。讲这几段，在语调上可以采用朗诵、话剧独白的手法。

二、要注意故事情节的起伏。朱德同志设宴一段，讲好了，对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。故事中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，一个“哎？”一个“嗨！”惊疑地提出问题，幽默地作出回答，象相声抖包袱一样说出下文。钟大江跟踪赵秀涛一段，是故事的一个起伏。赵秀涛到底

要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抓住这个悬念，讲轻一点，慢一点。在动作上，好象自己就是钟大江，在跟踪赵秀涛。讲到赵秀涛向敌卫戍司令部跑去，情况已很清楚时，猛地提高声调，加快速度，造成紧张气氛。“敌人要向我们下毒手了”，这一段，是故事的又一起伏，要讲得前紧后弛，先十分紧张地念出“时间紧急敌情变……”四句诗，稍停片刻后，情绪突然一变，面带笑容，说出下文。此外，讲战斗场面要讲得紧张，但不要一味地快，要快中有慢。如：讲钟大江发现从民房可以上鼓楼一段，要慢下来，语调是沉思的；讲敌人的狼狈相，也可慢下来，语调是幽默的。

三、要讲出人物性格，起好角色。钟大江的豪放粗犷，敌司令的愚昧凶残，赵秀涛的惊慌卑鄙，都要刻划好。但要注意，讲叙反面人物不要追求噱头，以免影响整个故事。





铁流南进

-----张红华-----

蒋汪合流，乌云翻卷掀恶浪。

右倾路线，致使碧血染长江。

拯救革命，全靠中国共产党。

“八一”起义，打响革命第一枪。

故事发生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的一个傍晚。这一天，天气闷热，“轰隆隆——”沉闷的雷声由远到近，越来越响。在南昌到九江的铁路沿线涂家埠车站南端，一座几百米长的大铁桥巍然横卧在修河上，沟通了贯穿南北的南浔线。这时，在桥北头的信号灯下站着一位大汉，只见他三十多岁年纪，长得紫黑脸膛，浓眉大眼，身材魁梧，膀粗腰圆。他，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、南浔铁路总工会涂家埠分会的副主席张万新同志。突然，他发现一个黑影向桥头跑来，便迎上去大喝一声：“谁？”“我，陈虎。”随着话音，一个二十多岁的铁路工人跑到桥头：“万新大哥，按你的部署，护路、护桥的工人都到了，别看咱纠察队解散了，可人心还没散，一声吆喝，大家都来了。”“对，让国民党反动派看看，革命人民是杀不完的，咱们工人的心是永远向着共产党的！”“唉，大哥，要是有了枪，那就好了。”“枪？”张

万新一双大眼湿润了。

原来，涂家埠工人有自己的武装，可是上面派来个特派员，说是只有依靠国民党才能进行革命，下令强迫把纠察队解散了，枪也缴了。结果，当蒋介石叛变革命时，由于没有武装力量抵抗，涂家埠分会的主席胡喜长和许多工人都惨死在敌人屠刀下，黑暗又笼罩了涂家埠。想到这里，张万新满腔愤慨，他亮了亮手中的扳手，坚定地说：“没有枪，用这个也要跟敌人干！”接着他又兴奋地告诉陈虎说：“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已经到了南昌，在这危急关头，我们相信周恩来同志一定能力挽狂澜，拯救革命。今晚，铁军奉周恩来同志的命令开赴南昌，我们要更加警惕，保证列车顺利通过。”这时，四十多岁的老工人涂德明也来到桥头，听到这消息，他激动地说：“万新，你放心吧，拚老命咱也要保住大桥！”“好！你们在这里守着，我再到桥南去看看。”说完，张万新拎起信号灯，向桥南走去。

就在这同时，几个鬼影溜进了涂家埠车站站长段朋的屋子里。段朋一见，吃了一惊，忙问：“啊呀！孙队长，怎么连夜赶来啦？”“段站长，不瞒你说，兄弟这次来负有特殊任务。”说话的这人三十多岁，长得猢猻脸，老鹰鼻，兔子嘴，三根筋挑着个橄榄头，还瞎了只左眼，他就是南昌卫戍司令部的侦缉队分队长——孙贵，因为他三分象人，七分象鬼，背地里人家都叫他“孙鬼”。

孙鬼打着官腔问：“今晚有一列火车要从九江开往南昌，你知道车上坐的什么人？”“小的不清楚。”“告诉你，车上坐的全是叶挺和贺龙的队伍！”“哦！就是攻打汀泗桥，拿下武昌城，人称铁军的北伐先锋？”段朋不由得打了个寒噤。孙鬼却露出一副凶相说：“这支队伍是清一色的共产党，他们突然向

南昌开拔，意图不明，上峰指令：要严加防范，阻止铁军到南昌。”“那——能挡得住吗？”孙鬼凑了过去，低声说：“朱培德主席要我们不显山不露水的把涂家埠铁桥给炸掉！”“炸桥？”“嗯！”“车站工会的穷鬼对大桥看得很严，恐怕……”孙鬼瞪着眼睛问：“怎么？还有工会？他们的头头胡喜长不是被我们干掉了么？”“咳！干掉了胡喜长，还有张万新，明里不露声色，暗里干得更厉害了。”“张万新？”孙鬼一听不由得头皮一阵发麻，他咬着牙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十年前他领头抗租，跟我干了一仗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孙鬼心有余悸地摸了摸瞎了的左眼，突然又嘿嘿嘿地尖笑了一阵说：“今天，形势变了，他们手中没有武器了！这一回，出土才看两腿泥，看谁斗得过谁。”孙鬼向几个爪牙嘀咕了一阵，然后一个个溜出车站，直向大桥窜去。

孙鬼躲在黑暗的路基下，借着桥头信号灯光一看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只见张万新左手拎着信号灯，右手提着一把十多斤重的大扳手，英姿勃勃、虎气生生地挺立在桥头，旁边还有几个人影在晃动。孙鬼眨了眨独眼，在几个爪牙耳边嘀咕了几句，一会，两个人影溜向车站，又有几个，各人抱着一个大包，钻到了桥北端的路基下。

再说张万新、淦德明和陈虎他们正在桥上巡逻，突然，只见远处火光一闪，随即隐隐传来呼喊声：“救火啊！”霎时，只见浓烟大火冲天而起，映红了半边天。淦德明望着火光焦急地说：“万新，街上失火了！”陈虎“蹬蹬蹬”几下爬上哨棚顶，望了望远处的火光，向下喊道：“万新大哥，看样子火头就在铁板街你家那一段。”说着，陈虎跳下哨棚，把手一挥：“走，快跟我救火去呀！”张万新一把拉住了陈虎：“等等，这火来得奇怪啊？”

这时，远处传来“哐——哐——”救火的锣声，人们的呼喊声，夹杂着尖厉的哭叫声，一阵比一阵紧，一阵比一阵急。陈虎急不可耐地大声说：“大哥，救火要紧，你家的房子，还有大嫂，孩子……”张万新望了望熊熊的火光，抑制住自己的感情，坚定地说：“房子、亲人是要紧啊！可是更要紧的是大桥的安全！铁军带着人民的希望，即将通过大桥，奔赴南昌，咱们怎么能在这时候离开呢！我在想，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失火，又为什么偏偏发生在咱们铁路工人的住区呢？”“咳！失火还管什么早晚！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哇！”大伙正在心急火燎的时候，黑暗中又跑来一人，大声喊着：“老张，不得了啦！你家被烧了，大嫂子抱着孩子哭天叫地，火烧得正猛，你快回去看看吧！”来人正是站长段朋。他见张万新沉着地站在一边动也不动，再看陈虎他们一个个急得团团转，便说：“陈虎哇！万新兄弟家着火了，再不快去，就晚了！”陈虎一听，看了看愈烧愈猛的火光，把脚一跺：“跟我冲啊！”说着一溜烟似地冲下了大桥。“陈虎，陈虎，回来！”张万新一把没抓住，几个人早已冲下去了，桥头上只剩下了淦德明和他两个人。

这时，段朋又说：“老张，你快回去看看吧，这儿我和德明帮你守着。”“你来守桥？”张万新一双利剑似的眼光刺向段朋：“段站长，这可是少有啊！”“啊……这是非常时期嘛，我来站站也是应该的。”段朋支吾着，掏出手帕擦了擦那光秃脑门上流下的汗珠。见张万新并无去意，心想：姓张的不好惹，还是留着给孙鬼去对付吧。他心虚地假装看了看手表：“啊，火车快来了，我要去发车了。”说完，夹起尾巴溜了。

段朋溜回路基下，告诉孙鬼：“姓张的一步都不肯离开，怎么办？”“你……真他妈的饭桶！”孙鬼招呼几个特务：“来硬的，